

# 雷抒雁 诗文集

第一卷

\*诗歌 I 集\*

小草在歌唱



人民文学出版社

# 雷抒雁 诗文集

第一卷

\* 诗歌 1 集 \*

小草在歌唱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雷抒雁诗文集:全8册/雷抒雁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02-009484-4

I. ①雷… II. ①雷…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②散文集—中国—当代③《诗经》—诗歌研究 ④诗歌评论—中国—当代 IV. ①I217. 2  
②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14005 号

责任编辑 杨 柳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500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69.75 插页 17

版 次 2013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484-4

定 价 200.00 元(共八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风说忘记她吧我已用坚土把罪  
恶埋葬而说忘记她吧我已用泪水  
把耻辱洗光是的多少年了谁还  
记得这里曾是刑场行人的脚步未  
来往往谁还想起他们的脚踝在一个  
女儿一宁母来一个为光明献身的战  
士的心上只有小草不會忘記因为那殷红  
的血已經滲進土壤

一九七九年夏作  
小草在歌唱

壬辰立秋 雷抒雁

雷抒雁手书《小草在歌唱》片断，写于2012年秋。这是他生前的最后一帧书法。

雷抒雁，1942年8月18日（农历七月初七）生于陕西泾阳。1962年考入西北大学中文系。1967年毕业，适逢“文革”，延至1968年离校，赴宁夏青铜峡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62师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1970年5月参军，任62师政治部宣传干事。197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2年调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任散文、诗歌编辑。1981年转业到中国工人出版社，先后任编辑、文艺编辑室主任、办公室主任。1993年调入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任副主编。1995年调入鲁迅文学院，任常务副院长。2004年退休。

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7年享受国务院特别津贴，历任中国作协第五、六、七届全委会委员。

出版诗集《小草在歌唱》《父母之河》《青春的声音》《踏尘而过》《春神》《云雀》《激情编年》等十余部，散文随笔集《悬肠草》《秋思》《分香散玉记》《雁过留声》《答问》《智者的忧思》《扫云》《舌苔上的记忆》《短书》等十余部；另有诗论集《写意人生》，《诗经》研究翻译集《还原〈诗经〉》等。

先后出访前南斯拉夫、苏联、意大利、希腊、日本、新加坡、泰国、韩国等国家，进行文学交流；作品曾被译为英、法、日、俄、意、韩等多种文字在国外发表。有作品被选入大、中学校教材及中、高考试卷。

1980 年 ,诗作《小草在歌唱》获 1979—1980 年度全国青年优秀诗歌奖 ;

1986 年 ,诗集《父母之河》获全国第二届诗歌奖 ;

1998 年 ,诗集《青春的声音》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

2003 年 ,获《诗刊》社年度奖 ;

2004 年 ,获《人民文学》杂志年度奖 ;

2009 年 ,获郭沫若散文诗歌奖 ;

2010 年 ,获国际诗人笔会“中国当代诗魂”金奖 ;

多次获《人民日报》等报刊征文一等奖。

## 一生做此一件事(自序)

终于编完了这一套《雷抒雁诗文集》。

但是,内心却充满了复杂情感。欣喜有之,更多却是忧伤。虽说只是一套书,其中却有我近五十年的心血与悲欢。一个人一生只干了这一件事,又并未如内心期待的那样,能有更为厚重、更为精彩的呈现。岂不可哀!

将这些过去出版过的诗文,梳拢一下,合成一套打包出版,是家人和朋友一直鼓动着的。我总是犹豫不决,迟迟拖延,直至今日,年入古稀,想想也是该做一次大致的人生总结了,便下决心编出这一套选集。我知道,这种打包的选集,社会发行较难。但是送给一些朋友和研究工作者,作为纪念和研究之用,也还可以。另外,留下一些给儿孙,让他们记着自己有一个先祖,毕其一生,著写诗文。他的思想、精神和文采都在这些文字里。用以为家教传承,对于后代,当是有益之举。这些理由当然都是狭小的,不足为训。但是,想借编一套诗文选,总结和清理自己多半生的写作生涯,倒是真的。我不认为出了文集,就是写作的结束,我还在写,我对再拼力写一点好的诗文给读者,还充满了自信。

我很感谢这个改革开放的年代。这些诗文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篇章都是一九七八年以后所创作,而这其中的又有百分之七十以上,尤其是散文作品和《诗经》研译,都是我在二〇〇三年大病之后的成果,生命是一个奇迹,一个人只要有意志,有毅力,

有理想，没有办不了的事情。让我们感谢上苍，感谢生命。

这部诗文集，选况大概如下：

第一卷和第二卷是诗歌卷。第一卷是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九九年的编年诗选。用了《小草在歌唱》作为集名。计一百五十七首。这期间我还写过几首长诗，如《第五根弦上的强音》《绿色的交响乐》等，因篇幅原因没有收入。这一卷诗的前边几年，读来还回响着呼唤改革开放时的激情呐喊。

第二卷名为《众神的牧场》，选了从二〇〇〇年到二〇一一年十一年的部分诗作。计一百二十六首。新世纪的诗坛更为开放，更为纷纭。《众神的牧场》亦可是对新诗坛的一种概括。

第三卷名为《还原〈诗经〉》，是我多年来阅读和研究《诗经》的一些成果，我曾将《诗经》中《国风》部分选译出版，二〇一〇年我又将《国风》全部译为现代汉语。这是一种尝试。在我之先，已有不少人做过这种努力。我则以自己的理解和语言方式做一些译诗。后边还附有我写的关于《国风》的一些见解文章，自认为尚有新意，可成一家之说。

第四卷至第八卷为散文卷。

第四卷《屠龙之河》是写故乡陕西关中的风土人情，多有对乡情、亲情、友情的回忆。

第五卷是一些文化散文，其中《杀戮——历史的另一副嘴脸》是我参观长平之战遗址之后，生发出的对于战争和杀戮的一些感触，有些是关于历史的，有些则是关于人性的。

第六卷《短书》，是我写的一些散文诗和对日常生活的一些感念，应该说文短而意永。

第七卷包括《帝国的黄昏》和《人话》。《帝国的黄昏》，是我访问前苏联解体时刻，社会震荡的一些日记。其余文章，也是在各国或地区访问时的见闻与感触。《人话》，实际是杂文集，

当然也可看做是散文的别种。

第八卷《激流里的石头》，收录的是我对诗歌问题的一些思考，以及多年来我为众多诗人写下的评论文章。

皇皇八卷，不可谓不多。但分量依然感到还不厚重，尚有诸多遗憾，或可在有生之年慢慢弥补。我希望能看到这些诗文的读者，多予批评与包涵。

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潘凯雄先生的大力帮助和支持。没有这位出版家的鼎力相助，这套书很难面世。我的妻子马利，为出版这套书，就像当年花尽心血把我从死神手里拉回来一样耗费精力，夫妻情分，说感谢似乎见外。我还要感谢我的侄女雷晨，多年来，我的稿件，全部由她录成电子版。这次编选，她一边要上班工作，上学读书，一边夜以继日将选集的电子版排好，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还应感谢的人很多，如牛宏宝教授、程步涛先生，也都为选本的选法，提出过许多宝贵的意见。

书也有生命。这一套诗文选集的诞生，是大家心血的凝结。我愿她在更远的未来，能让自己的生命放射出光彩。

雷抒雁

2012年3月6日

## 关于《小草在歌唱》的两封信(代序一)

胡 风

《诗刊》编辑同志们：

这首诗，先是从广播里听到朗诵，后来才从报上看到的。读了几遍，每一遍，这里或那里引起了我的感动。举例提出了一些感应。如果编辑部认为是捣乱，诗人自己认为是对他表现了骄傲态度，那就撕掉，丢到字纸篓去算了。

列位当然经验丰富，发现一首好诗，常常是很不容易的。

报上还发表了另外首诗，我认为是从理念出发，企图在形式上补救。结果是，长于文学语言的他在这里露出了不能使读者入情的文字技巧而已。

从张志新这句话产生了真情实感的诗已经有了一首：《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强者》，同一作者还有一首《风度》，我觉得都是真情的悼念。如果要转载，我以为是值得的。至于某种“做”出来的诗，发表了，要引起消极性的影响，还有，《光明日报》有一首《日月光明贯××》也是值得转载的。存报一时找不到，不能查明了。

还有，我以为张志新母亲和丈夫的文章，应该是非转载不可

的。弟妹们的，似乎还不能写出深切感情来。

编辑同志们，发表这样的诗，是不是可以采取和发表招牌诗人的招牌诗不尽相同的态度呢？

我是新诗的老读者，所以对诗很有偏见，也就是坐井观天。诸位见笑以后，连拟稿，给作者信都一同撕掉罢。

发信地址，并非实有。因为挂号要写地名，自己没有定址，就随便捏造一个。不敢麻烦诸位回信的意思。

专此 即祝  
笔健！

一个新诗的老读者 宴敖①

79.7.22

## 二

雷抒雁同志：

世上可以有被认为是没有错误的好作品，但恐怕没有，至于也是少有的被认为是没有缺点的好作品。好作品是真情实感的作品，而真情实感是一定要在读者的感情上引起连续反应。也就是读者的感情会被诱发新的东西。所以真情实感的作品，绝大多数是作者不能修改、不必修改的。因为她是有机体。更何况别人。

因此，把这些感应寄给编辑部和你，绝不是修改什么缺点，而是请你们看看在一个读者的感情上引起些什么反应。如有一两点可供参考，那写信者就可以大减轻狂妄的责任了。

手边有一元月份的《诗刊》。赶快翻开找，果然找出了两

① 宴敖为胡风当时的化名。

首。看了一遍就没有兴趣再看了。这是从理性出发的技巧诗。当然,张志新并不是常见的,但如果你写诗的时候用你写张志新的感情动力来体验感情的真实度,那么久而久之,对常见的平凡事物也会写成真情实感的诗来吧。四句一节,说不定也是因为感情不足而企图在文字上用功夫的。

妄言多罪,即祝  
健斗

一个新诗的老读者 宴敖上

79.7.22

## 读雷抒雁的《夏天的小诗》(代序二)

艾 青

在一九八〇年七月号的《星星》上，我读到了雷抒雁的《夏天的小诗》，像是洗了一次海水澡，感到浑身舒畅。

这几首小诗，是真正的小诗，语言精炼，达到了明快、单纯、朴素的标准，使人读了之后，留下了深刻的奇特的印象。

这几首诗，情绪饱满，可以看出是作者每次兴奋中一气呵成的作品，每一首都带来一股逼人的清新的气息。

《雷雨》只有四句，全诗里面没有一个字是涉及雷雨的，却充分写出了雷雨中的感觉：

夏天是强盛的，  
刚一进入它的疆界，  
就听见隆隆的车马，  
奔驰在夜的长街。

以“强盛”形容夏天，这是新鲜的比喻，以“隆隆的车马”形容雷雨，这也是新鲜的比喻，以“奔驰在夜的长街”形容雷雨正在进行，这也是新鲜的比喻；然后又用“夜”和“长街”来加深雷雨的感觉。

五月的雨滴，  
像熟透的葡萄，  
一颗，一颗，  
落进大地的怀里！

以“熟透的葡萄”来形容“五月的雨滴”，这是多么精彩的比喻！把雨滴写得多么可爱！这就传达了雨的重量。下面接着三句是：

这是酿造的季节呵，  
到处是蜜的气息，  
到处是酒的气息。

“酿造”“蜜”“酒”都和“葡萄”紧密地联系起来了，达到了集中地表现事物的手法。

《树》也只有四句，用“沉默了一个冬天，酝酿了一个春天”开头，然后写到“春天到了”终于使“每一片绿叶都抢先发言”，写出树的浓郁，可以听见树叶的一片繁响，一片嘈杂之声。一片生长旺季的景象。

《雨后》：

暴怒之后的平和，  
郁闷之后的欢乐。

来刻画大雨之后舒畅欢快，然后是“太阳”“暂别归来”（这四个字用得多好！），“欢笑着，把她的子女们抚摸”；“鸟儿跳跃着”，“又唱起舒心的歌”；然而“只有绿叶还裹着忧伤，不时把泪滴洒落”。写出大雨之后，树叶零星地滴着雨水的感觉。

《早熟》这一篇，也只有四句：

动乱的年代，

是炎热的气候；  
只用了一半的时间，  
孩子就像父亲一样成熟。

深刻地写出了时代的悲剧。把孩子的早熟和炎热的气候联系起来，“炎热的气候”和“动乱的年代”联系起来；然后“只用了一半的时间”和夏天联系起来，写出了“像父亲一样成熟”！

这几首诗的特点，都集中写对于夏天的感受。其中三首写夏天的雨。夏天的雨和春雨、秋雨都不同，是猛烈浇灌的感觉。在短短的一首诗里，这么充分地表达了感觉，作者没有饱满的感情是不可能的。

形象思维的活动，在于为自己的感觉寻找确切的比喻，寻找确切的形容词，寻找最能表达自己感觉的动词；只有新鲜的比喻，新鲜的形容词和新鲜的动词互相配合起来，才有可能产生新鲜的意境。专注地寻找的过程，就是创作的过程。这里无论形式，无论语言构造，都要服从表达感觉的需要——也同样服从思想的需要——力求创新。所谓创作，只能在这样的意义上，才成为真正有价值的劳动。

后来，我读了雷抒雁的许多小诗，绝大部分都具有他自己的共同特点。

1981年5月9日

## 唱罢“小草”说“引进”(代序三)

阎 纲

《小草在歌唱》感动中国不久，我收到雷抒雁一封信，像是一束“诗话”，很及时，三十年过去了，仍然具有冲击力。时在一九七九年七月三日——唱罢“小草”后的二十多天。

“解放思想”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几乎同时期，山寨版的《今天》创刊，时序进入一九七九年，诗歌大解放，诗坛大爆炸！《诗刊》三月号上发表了北岛写于两年前的《回答》。

聚集在《今天》周围的北岛、芒克、舒婷、食指、多多、严力、小青、方含、江河、杨炼、顾城等一批新潮诗人，在西单民主墙和高校校园脱颖而出，轰动一时。有人激动地大叫“好得很！”有人像着火似的惊叫“糟得很！”

《回答》在呐喊：“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冰川纪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提出“为什么”，“回答”“为什么”。

也几乎与此同时，雷抒雁在《空气》里欢呼：“快把窗户打开，快把窗户打开！/让新鲜的空气进来！”

一九七九年六月，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急就于八日的曙光中，小草“打开”冰封的心窗，问天理、问良心：“法律呵，/怎么变得这样苍白，/苍白得像废纸一方；/正义呵，/怎么变得这样软

弱，/软弱得无处伸张！”“小草”在诗歌朗诵会上“歌唱”，掌声如潮，瞿弦和连续谢幕六次，破了纪录，成为新诗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瞬！媒体破例报道了空前的盛况，《光明日报》破例用了几乎一个整版的篇幅全文发表，诗人声名鹊起。

《小草在歌唱》同样发问：“这是为什么？”但是，诗人的义愤指向当朝也指向自我，不但向自己的党问责而且向党员的“我”讨还良心，像电击一样地震人！

我前往太平庄《解放军文艺》宿舍向雷抒雁表示祝贺。抒雁，陕西泾阳县人，和我家醴泉县隔泾河而相望。我盛赞抒雁发现“小草”这一意象符号的义愤和才情，称道一个共产党员难得的忏悔和发问，抒雁立正，向我致军礼。

长诗《小草》几乎进入所有高校的选本，学子们掌声雷动，教授们老泪纵横。

抒雁打电话来，情绪十分激动，说七月二十二日，胡风署名“宴赦”，写信给《诗刊》社和他本人，称赞说：《小草在歌唱》“先是从广播里听到朗诵，后来才从报上看到的。读了几遍，这里或那里引起了我的感动”。“发现一首好诗，常常是很不容易的”。而有些纪念张志新的诗“从理念出发，企图在形式上补救”，“看了一遍就没有兴趣了”。胡风教抒雁说：“张志新并不是常见的，但如果你写诗的时候用你写张志新的感情动力来体验感情的真实度，那么久而久之，对常见的平凡事物也会写成真情实感的诗歌来吧。”

胡风被判刑二十多年，铁窗沉沉。

胡风也是值得“小草”“歌唱”的血肉之躯。

胡风的信《诗刊》未予刊用，但它深深地触动了雷抒雁。

三中全会后，我写了不少文章，主要就“文学的解放”发表议论，认为：坚冰已经打开，文苑盛况空前，但分歧也随之出现，